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十二

王氏通中說

唐志五卷或作十卷

存

李翺曰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

阮逸序曰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葢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明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畧高出近古若房杜

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闕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闗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

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闗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孫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閒且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録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

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
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
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引注以翼斯文夫前聖爲
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
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
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
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

孟子能拒揚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顔回能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

影麻髮鼻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乎虛無下不局乎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畧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

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邑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

宋咸曰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李覯曰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而傳之者非其人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誚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何如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

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為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躬為弟子而忽忘如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為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遺也至修春秋尊京師別内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弒煬帝而文中

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傳者奸詐無禮之人也鄭獬曰中說李德林請見援琴鼓蕩之什又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

晁公武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録稱其有穢行為史臣

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摸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甞以此為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嵗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甞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巳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盖一百七年

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為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名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可知已

洪邁曰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踪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不肯仕於隋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

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名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畤所録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

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王明清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陳亮曰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甞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文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末必皆福郊福畤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盖集

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予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録以為王氏正書盖文中子没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知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

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為能知文中子者也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

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摹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

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也

林希逸曰通之中說模倣論語之文倣規為圓模矩作方而無一出於胸臆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為能將以求其工適足以露其拙耳

陳振孫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闕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録舊傳以

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閒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王應麟曰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名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潘音曰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言語

然道理尚未透悟

吴師道曰文中子書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刺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

楊康曰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孔子何人乃敢擬之宜朱子有小兒瓦屋之譏也

羅欽順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為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

術矣

鄭瑗曰王氏中說或謂宋阮逸偽作陳同父類次之謂阮氏本與龔鼎臣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閒此啓後人之疑也

王世貞曰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貴為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是為疑若予所疑固不止是孔門七十子齒莫過於顏路季路然非有長於夫子者至考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事

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三年卒壽僅三十四爾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貞觀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為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槖哉

胡應麟曰王仲淹著中說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

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仲淹生隋季世遁跡閭巖一時與遊董常數子而外毋論房李王魏若風馬牛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亦疑焉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揚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譽俱遠出河汾上刓詩書禮樂槩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宰之問率孫辭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愎素之

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唐公文獻曰文中子書所謂正禮樂讚易道以之續經者率散逸惟中說十篇傳於今中述勸講之旨出處之迹甚備其言平易而易知亦切近而易行沈深而不僻博雅而不肆於諸子中得聖人之言之似者也

蕭雲舉曰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

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講道河汾所為中說其辭約其致深其議該而宏因事考類分宗辨目足以不朽彼以僭罪之者苛矣

王圖曰仲淹中說十篇或議其擬論語為僭然當正學湮廢之餘獨能尊推孔氏其氣象似顏子而用世之志又大類孟子

全天叙曰王氏中說大約借孔子以自尊亦所以尊孔子也

按王氏中說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謬故宋咸直謂無其人而昭德晁氏鄱陽洪氏弇州王氏辨之尤詳黃巖戴氏著有中說辨妄一編惜其失傳莫有繼之者顧講學諸公讀書不論其世專尚言辭遂據無稽之言以子虛無是公歸然配食孔氏之廡而典禮家未有敢議焉者何與

戴氏良齋中說辨妄

佚

燕君武孝經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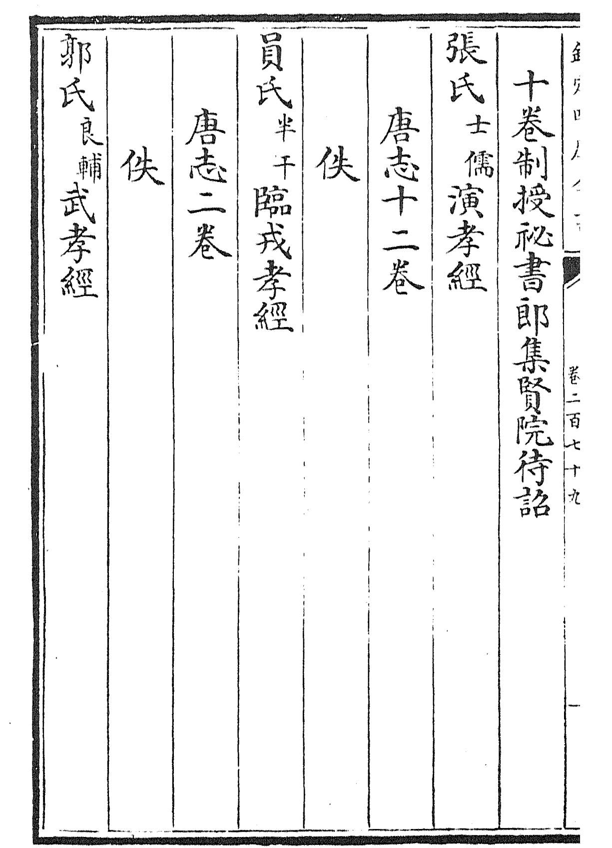
右見抱朴子有龍虎三囊辟兵符蓋道書也

沈氏若廣孝經唐藝文志作徐浩

唐志十卷

佚

唐會要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



十卷制授祕書郎集賢院待詔

張氏士儒演孝經

唐志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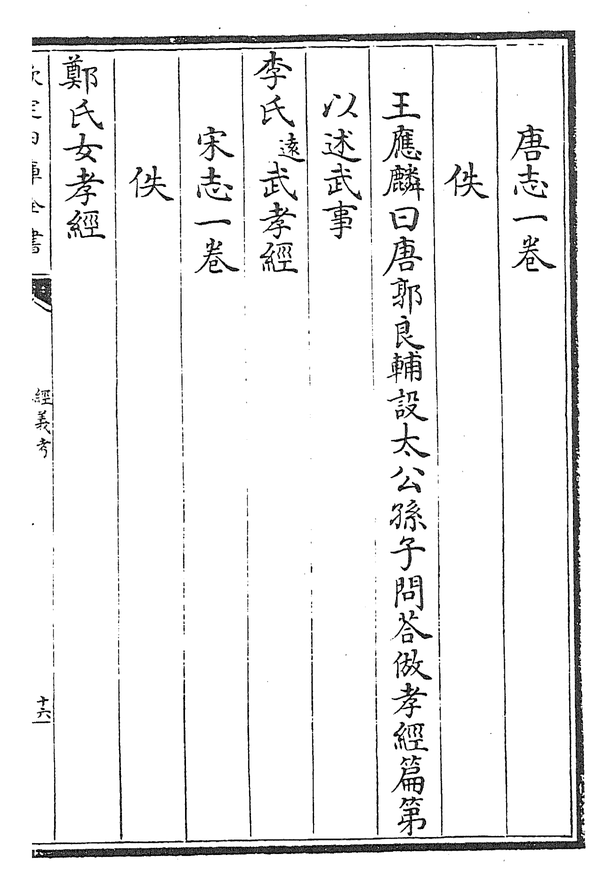
佚

員氏半千臨戎孝經

唐志二卷

佚

郭氏良輔武孝經



唐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唐郭良輔設太公孫子問答倣孝經篇第

以述武事

李氏遠武孝經

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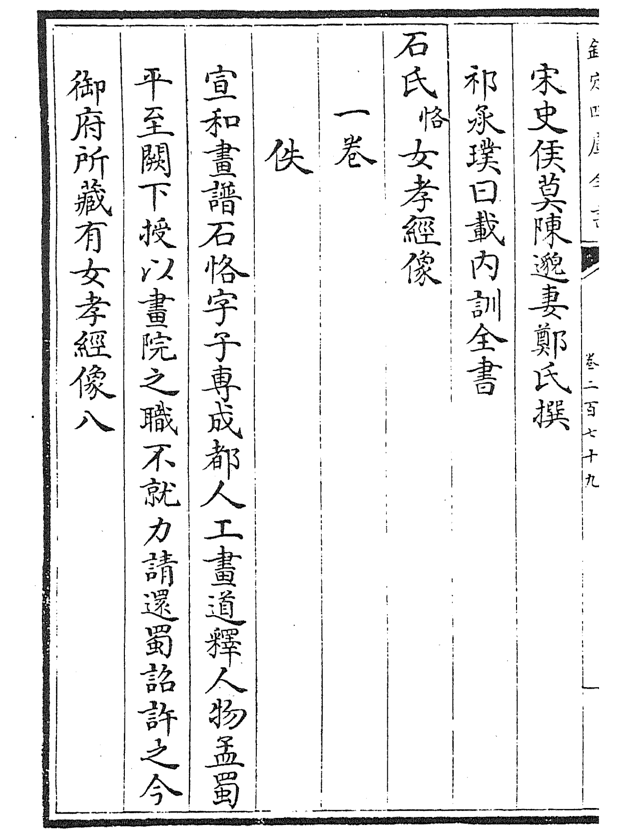
鄭氏女孝經

宋志一卷

存

鄭氏進表曰妾惟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别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

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踪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為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為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辭總一十八章各為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為主雖不足以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茲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謹言



宋史侯莫陳邈妻鄭氏撰

祁承㸁曰載内訓全書

石氏恪女孝經像

一卷

佚

宣和畫譜石恪字子專成都人工畫道釋人物孟蜀平至闕下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今

御府所藏有女孝經像八

李氏公麟女孝經相

二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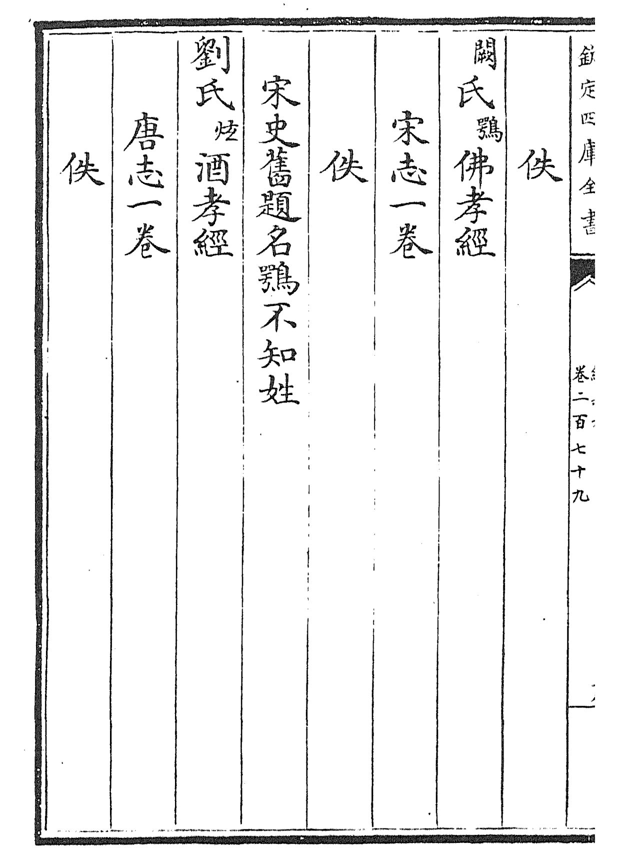
賈氏元道大農孝經

宋志一卷

佚

綦氏師元道孝經

宋志一卷



佚

闕氏鶡佛孝經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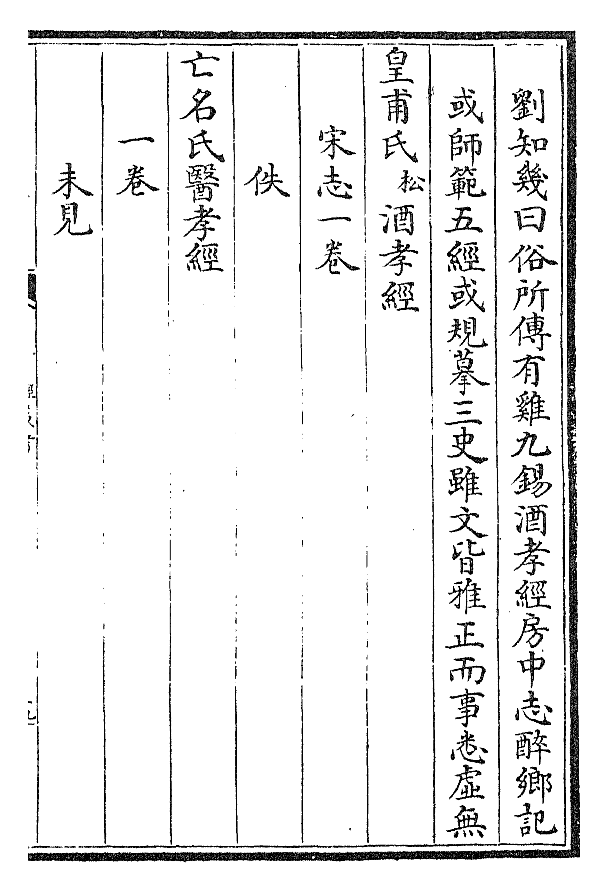
佚

宋史舊題名鶡不知姓

劉氏炫酒孝經

唐志一卷

佚



劉知幾曰俗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摹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

皇甫氏松酒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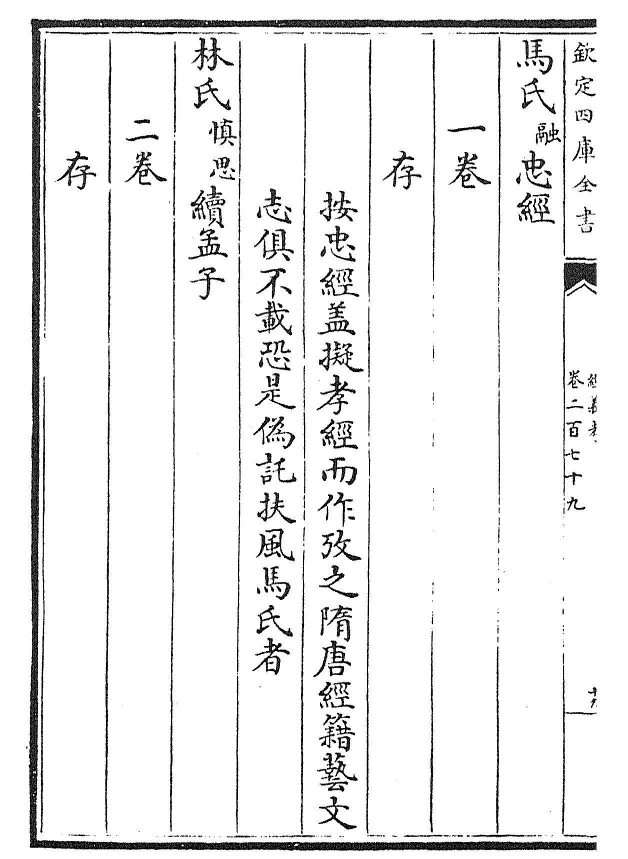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醫孝經

一卷

未見



馬氏融忠經

一卷

存

按忠經蓋擬孝經而作攷之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恐是偽託扶風馬氏者

林氏慎思續孟子

二卷

存

愼思自序曰孟子書先自其徒紀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敎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崇文總目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愼思撰愼思以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劉希仁序曰自文中子有續經書唐水部郎林虔中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者郊畤之責而續孟今

行於世者有名孫元復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關於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於敷演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户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户可誅不有

三仁乎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唯是孟子言必曰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齋林公稱為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咸淳癸酉上春

吳鑑明序曰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值唐亂宦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於時斥罵逆巢抗首白刃孟

氏可作顧不謂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説四五百年不休續孟子仲蒙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真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録所録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為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於稠岩之野為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目是不惟昭忠烈正人倫亦使世俗知為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傳

其名也余既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爲政能有所
建明故爲之叙贊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而循吏之
化民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
替下陵用勦民命維閩仲蒙抗志績孟昌言仁義以
藥時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稱帝萬乘南遷百
寮鼠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羣醜駭亂蒙死則那偷
生幾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既殞身遑恤厥名紀
録失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彌在將五百年始

遇賢宰賢宰為誰明源曹公美俗旌賢不泥簿文躬駕之野訪求後昆樹祠學宫風於四逺匪私仲蒙忠義是勸裯岩之野青青楓陰胡晦于昔而白于今我師子輿好善是喜勒辭岩石彰其美徳

程鉅夫序曰續孟二卷唐林公慎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為大有功於聖門至司馬光李覯輩乃著書譏毁學者固自有

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文深義密諄切反覆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人同讀書於稠岩山之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由秘書省挍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黄巢犯長安駡賊而死盖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予序之崇萬今為浮屠氏云延祐改元四月晦

蒲道源後序曰亞聖七篇之書謹義利之辨明王霸之分知言養氣盡心知命擴善端闢邪説粹然一出於正度越諸子獨列於經韓子以為功不在禹下程子以為發前聖所未發其尊之也至矣予觀仲蒙子林先生續孟子二卷其自負為何如哉惜其生於唐季屈於下僚不克展其志然能不染巢賊之汚竟罵而死合乎孟子舍生取義之説良可欽仰非世之大言無實者比昔揚雄準易王通擬經不免後世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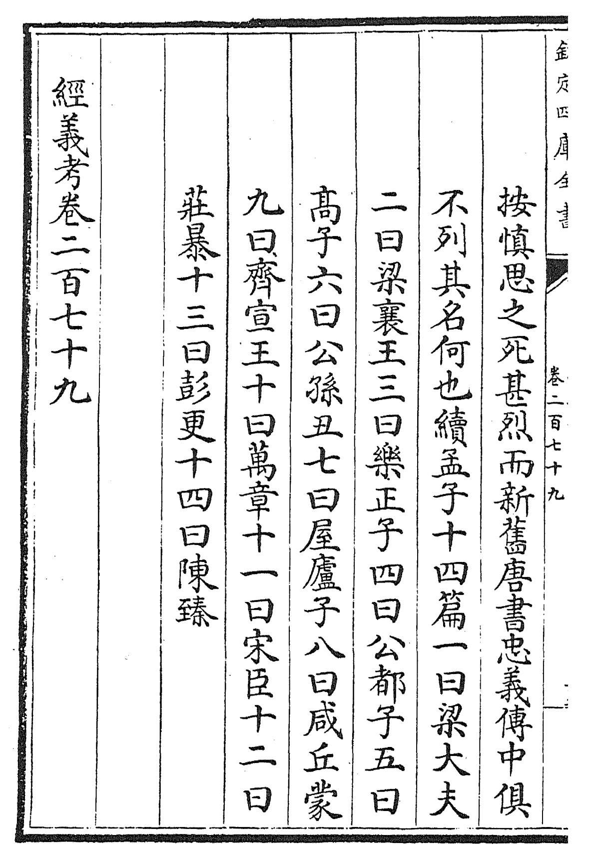
然皆一代儒宗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仲蒙子其庶幾焉

閩書林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登第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黄巢寇長安迫以偽禄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伸蒙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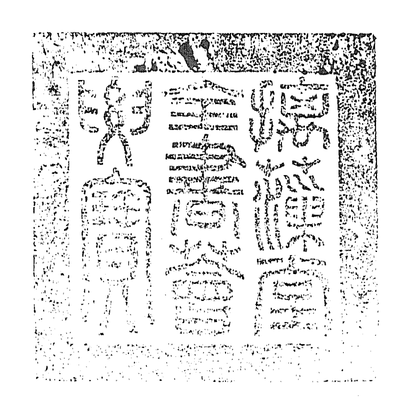
陳英觀序曰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

能言未必能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
言者既與則行者可知已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
詒天下者也予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
死於賊仲蒙既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亡
史之得失又烏能為仲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仲蒙
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
黄堯臣序曰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為已
任仲蒙子續孟其有孟子之心乎哉然仲蒙處黄巢

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質之孟子非所謂真知仁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既而倍漢事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人已即雄而視仲蒙子豈可同日語哉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為新莽大夫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祠仲蒙曹侯之心即文公之心者也噫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世道其不復古乎



按愼思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何也續孟子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丘蒙九曰齊宣王十曰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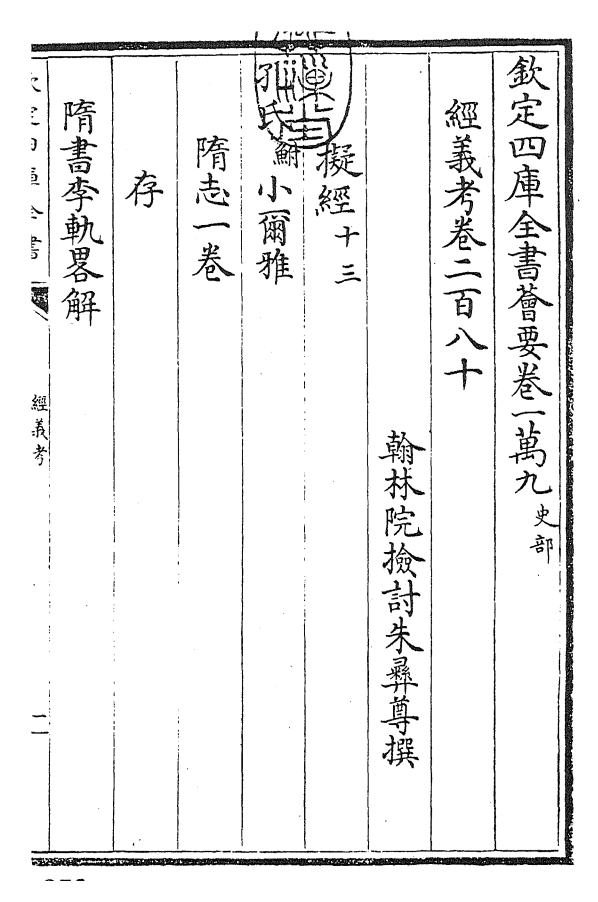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擬經十三

小爾雅

隋志一卷

存

隋書李軌畧解

晁公武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王應麟曰小爾雅十三章申衍詁訓

陳振孫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盖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詹景鳳曰孔鮒小爾雅廣釋字義旁搜名物言約而

事不泛旨近而便於俗於小學尚矣

張氏揖廣雅

唐志四卷七録同隋志三卷

存今本十卷

隋書魏博士張揖撰

揖進表曰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來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

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惟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絶六國越秦踰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郁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經師

口傳既無正諭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𠿝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撿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撢羣藝文同異義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録品覈以著於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為上中下以須方徠俊哲洪秀偉彦之倫扣其兩

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謂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陳振孫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今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曹氏憲博雅 隋志作廣雅音

唐志十卷 隋志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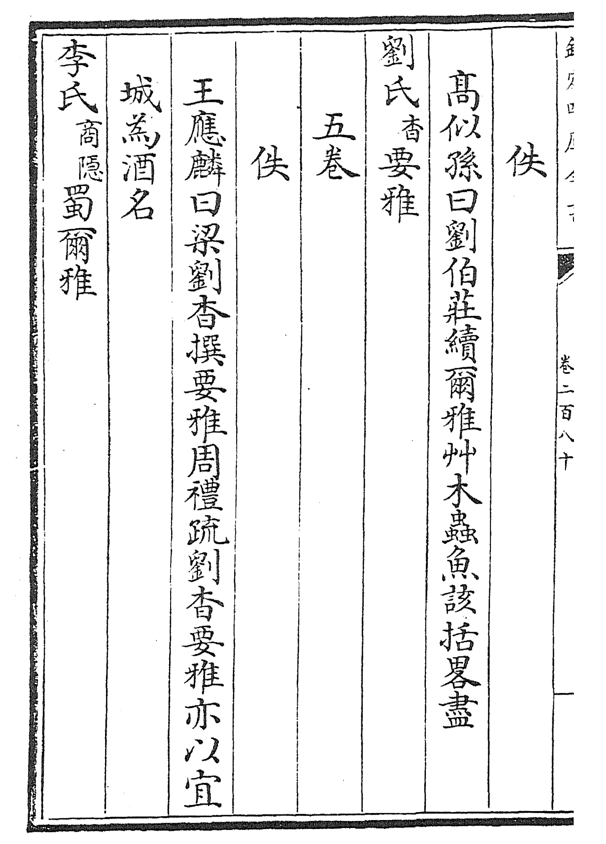
存

隋書祕書學士曹憲撰

晁公武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采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説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劉氏伯莊續爾雅

唐志一卷



佚

高似孫曰劉伯莊續爾雅艸木蟲魚該括畧盡

劉氏杳要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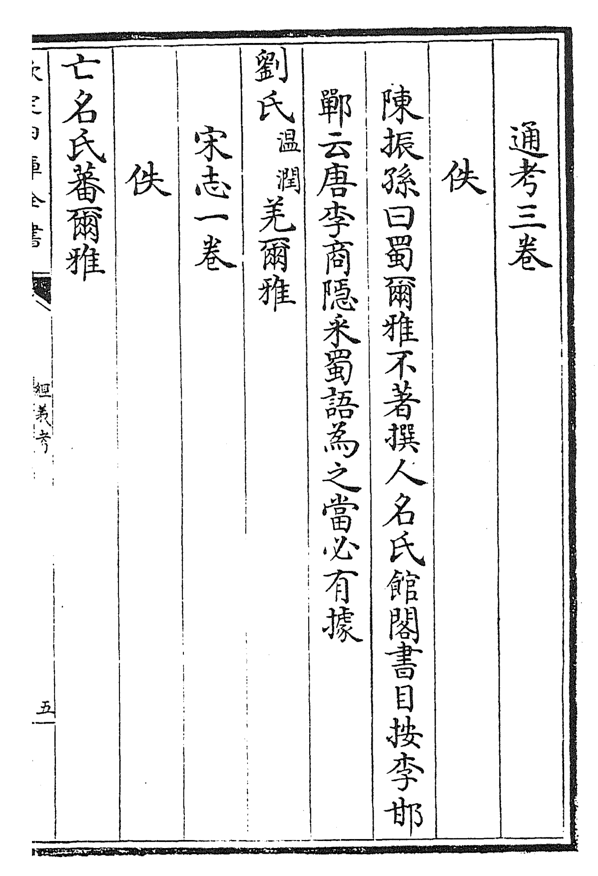
五卷

佚

王應麟曰梁劉杳撰要雅周禮疏劉杳要雅亦以宜

城爲酒名

李氏商隱蜀爾雅



通考三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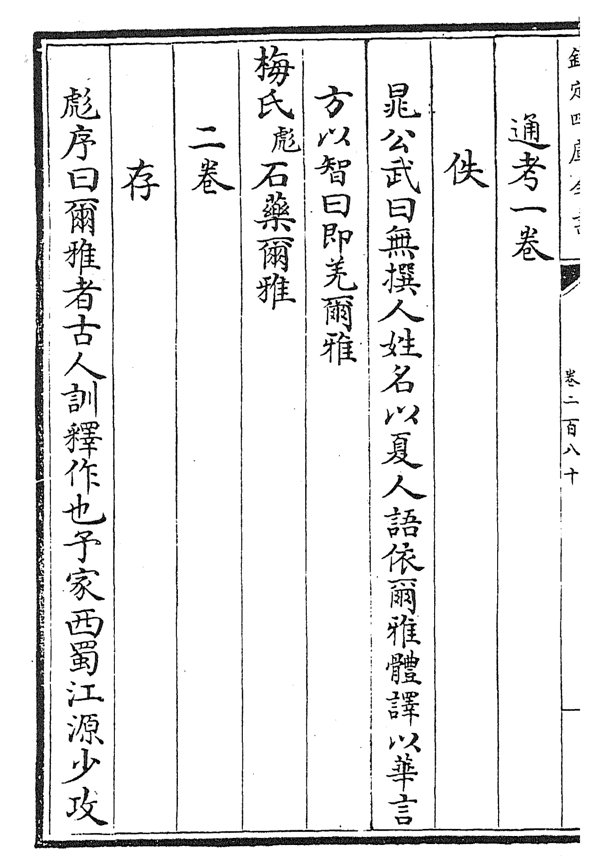
陳振孫曰蜀爾雅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隠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劉氏温潤羌爾雅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蕃爾雅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無撰人姓名以夏人語依爾雅體譯以華言

方以智曰即羌爾雅

梅氏彪石藥爾雅

二卷

存

彪序曰爾雅者古人訓釋作也予家西蜀江源少攻

丹術窮究經方第用藥皆是隱名就於隱名之中又有多本若不備見猶畫餅夢桃遇其經方與不遇無別也參同契云未能悉究當施直義今以衆石異名象爾雅詞句凡六篇勒為一卷令迷者尋之稍易習者誦之不難云爾元和丙戌

白雲霽曰釋諸藥隱名

陸氏佃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子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閒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為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為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

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譔既注爾雅乃賡此書號埤雅言為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隷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録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

晁公武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振孫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王應麟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物性根末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譔爲埤雅二十卷

王愼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翬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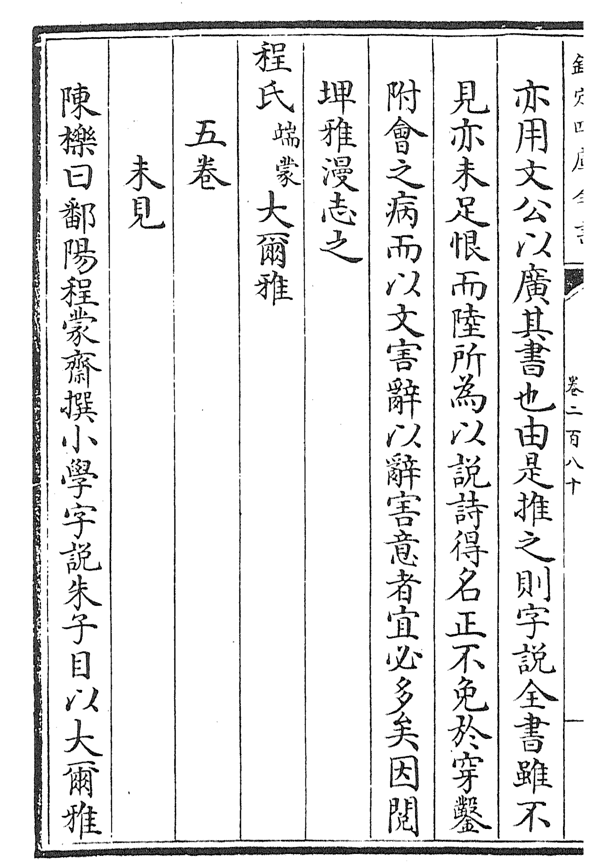
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録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録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苹之為藾蕭知其為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邪白華之為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盧之為

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椔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椔豕豬之通名豜其豝豚其壯壯之去勢曰豶而其壯者曰豭令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豝豵豣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

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豣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聨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録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為

書序其義奥深以為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為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盖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閒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



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程氏端蒙大爾雅

五卷

未見

陳櫟曰鄱陽程蒙齋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

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為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徽菴猶以為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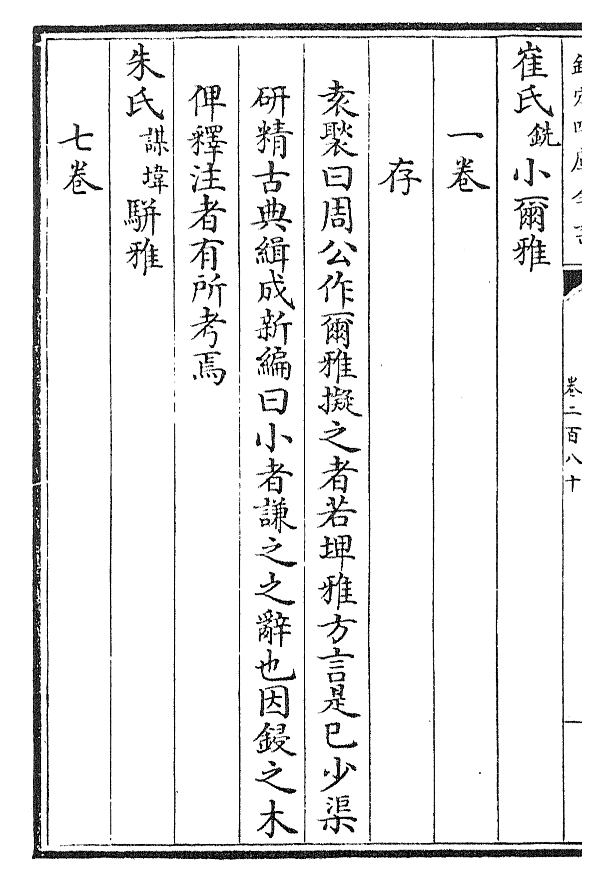
董氏夢程大爾雅通釋

未見

王氏栢大爾雅

一卷

佚



崔氏銑小爾雅

一卷

存

袁褧曰周公作爾雅擬之者若埤雅方言是已少渠研精古典緝成新編曰小者謙之之辭也因鋟之木俾釋注者有所考焉

朱氏謀㙔駢雅

七卷

存

謀煒自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自六經已然君子不病夫足文之言而惟枝葉無當之辭是辟也試觀盤誥雅頌厥亦選艱而挹蹟矣今去商周三千餘禩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哉畸文隻句獨得訊之頡籀家書乃聯二為一駢異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事一大歉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篹散出之文經子史

流稗官謄說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駢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删𣩵要使夏五郭公之例存焉爾若予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所未攬儻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予敢以箪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豳頌之詩其辭典則其義奥渺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徒作爾雅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津筏也夫賦

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思鬱以幽文奇以崛驚采絶艷蔚為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為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被質度宮中商麗句偉辭絡繹奔會覽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彝鼎錯陳若入武庫而戈鋋森列若步昆侖之墟璆琳琅玕無不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遡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弘哉六朝以來此義泯泯雖閒有緣情體物之作而見聞

既狹輿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
虛恢婣綏其辭僻怪其字懸疣附贅余無譏焉信矣
好古之難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奇人也慨風
雅陵遲詞賦寖頓冥搜古昔旁采方謠原本山川極
命艸木於凡駢偶之語宏侈之辭靡不該而存之體
倣爾雅作駢雅七卷葳縷綷縩攕揳哯齵壁合珠聯
煇煌炳煥自是之後作賦者有所取裁矣雅道庶可
興哉善乎王通氏之言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安

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雅駢雅當竝傳天壤間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牛氏衷埤雅廣要

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冥索以埤翼之吾藩賢王論思之暇嘗進覽焉惜夫敘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

未愜於中乃條示卷帙所宜增物類所宜補命臣裒
輯之裒介冑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佃文之
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復成二十卷合而名之曰
埤雅廣要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吴從政嚴加
校勘釋以音注而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
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於熈寧元
豐閒以上之神宗初進説魚説木二篇後廣為物性

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
順中蜀府護衛千户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
白氏珽續演雅詩發揮
十首
存
陶宗儀曰白湛淵先生續演雅詩發揮一海青二押
不蘆三和林尼四漠北種羊五角端六小人七鶡尾
八迤北八珍九松棋十駝屏

鄘氏露赤雅

三卷

存

露自序畧曰予欲居九夷然蠻獠之族不異麋鹿喜則拼甘怒則角逐藍胡俍槃龔漢官而擁部落披肝禮士蹀血尋仇雄則虺噬敗則狶烹齒魚腸枕犀渠甘心烏鳶之口君子亦何樂乎居之其令曰無罪而殺士者梟其族無才而妬能者刖其足有華風焉予

以文字獲罪邑佚曳裾四姓扳謁諸司隆禮嘉貺非誼所安其中山川風土儀物耳而目者輒列諸篇其他六壬五遁兵鈐劍術不敢輕録懼僭也

闕　曰鄺湛若上元跨馬遇南海黄令不及下令怒拘之湛若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遂棄家走廣西登涉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槃四姓土司為傜女執兵符者雲嚲娘之客嘗記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

制為赤雅一書稱諸岑為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為粵西君長雄據蠻中歲時祭祀以麪為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未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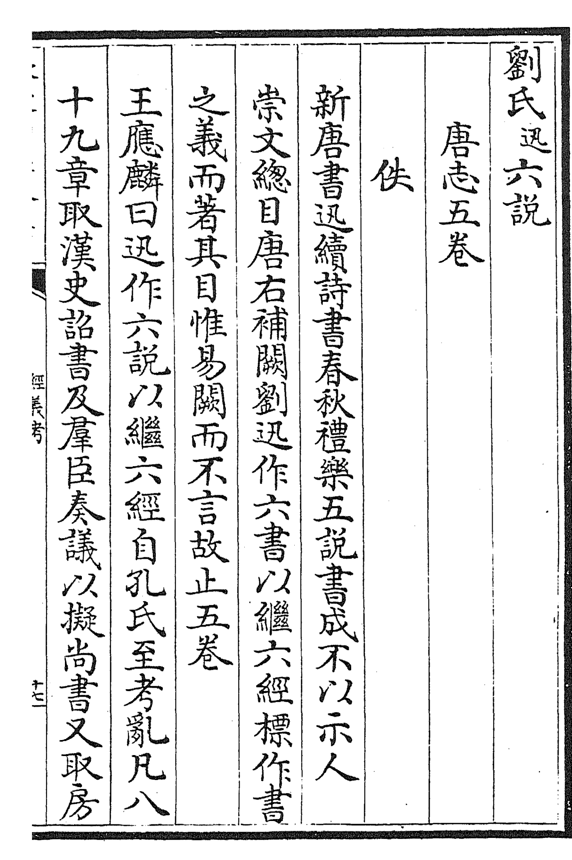
方氏以智通雅

五十五卷

存

唐氏達爾雅補

未見



劉氏迅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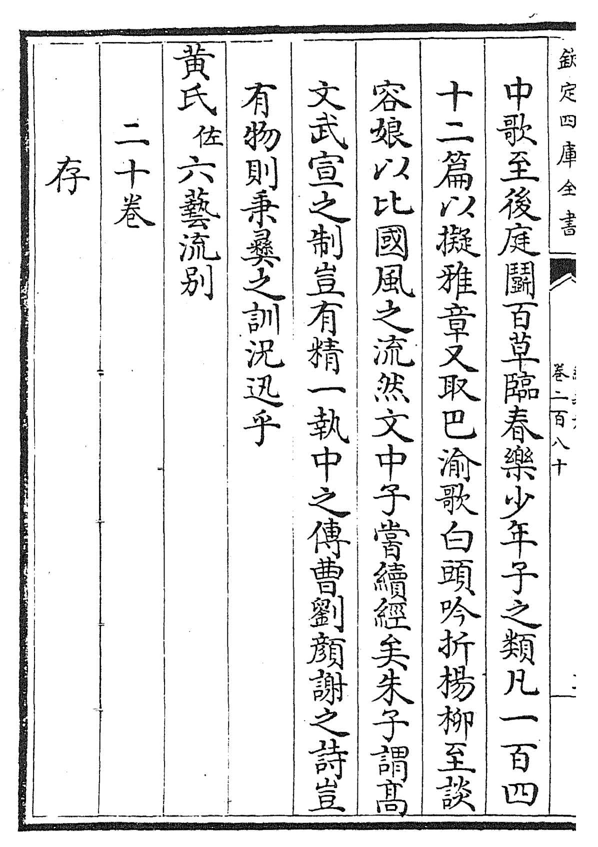
唐志五卷

佚

新唐書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不以示人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標作書之義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言故止五卷

王應麟曰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



中歌至後庭鬬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髙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彛之訓況迅乎

黄氏 佐 六藝流別

二十卷

存

佐自序曰聞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惡
服人也是以簡六藝以善養之其學大矣而各有所
長詩道志故長於質書著功故長於事禮制節故長
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春秋司是非故長於治易本
天地故長於數人當兼得其所長是故舉其詳焉志
始於詩以道性情為謠為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為謳
為誦為諺為語歌之流其別亦有四為咏為吟為怨
為歎其拘拘以為詩也則為四言為五言為六言為

七言為雜言詩其雜近於文而又與詩麗也則為騷為賦為詞為頌為贊其專事對偶亡復蹈古則律詩終焉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為典為謨典之流其別為命為誥謨之流其別為訓為誓凡典上德宣於下者也又別而為制為詔為問為答為令為律命之流又別而為冊為勅為誡為教誥之流又別而為諭為賜書為書為告為判為遺命而間亦有不盡出於上者焉凡謨下情孚於上者也又別而為

議為疏為狀為表為牋為啟為上書為封事為彈劾為啓事為奏記訓之流又别而為對為策為諫為規為諷為喻為發為勢為設論為連珠誓之流又别而為盟為檄為移為露布為讓為責為劵為約而閒亦有不盡出於下者焉禮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敬則為儀為義其流之别則為辭為文為箴為銘為祝為詛為禱為祭為哀為弔為誄為輓為碣為碑為誌為墓表皆因乎書之制焉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

源和也和則為樂均為樂義其流之别為唱為調為曲為引為行為篇為樂章為琴歌為瑟歌為暢為操為舞篇皆因乎詩之風焉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别為紀為志為年表為世家為列傳為行狀為譜牒為符命其大槩也則為叙事為論贊叙事之流其别為序為紀為述為録為題辭為雜志論贊之流其别為論為説為辨為解為對問為考評而凡屬乎書禮者不與焉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

陰陽也其流之別為兆為繇為例為數為占為象為圖為原為傳為言為注而凡天地鬼神之理管是矣究其大都則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藝雖有六其本諸心則一也昔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別其亡已久故予蒐羅散逸以為此篇統諸六藝竊比於吾董生云

朱氏（升）小四書

五卷

存

升序曰上章困敦赴紫原書會與朋友商確爲齋生定讀書次序首蛟峯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黄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籍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

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紀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注解然注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為之旁注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即了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四書者或語約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則又表注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稾刻之齋

舍題曰小四書以别於晦菴四書云

楊士竒曰小學之教其廢久矣歙人朱升輯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黄繼善史學提要為一編謂之小四書以教初學庶幾古人遺意其上及旁皆有注釋尤便於教者

按小四書舊刻板在婺源流傳未廣近陸御史龍其重刊行之

金氏德玹小四書音釋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金德玹字仁本休寧人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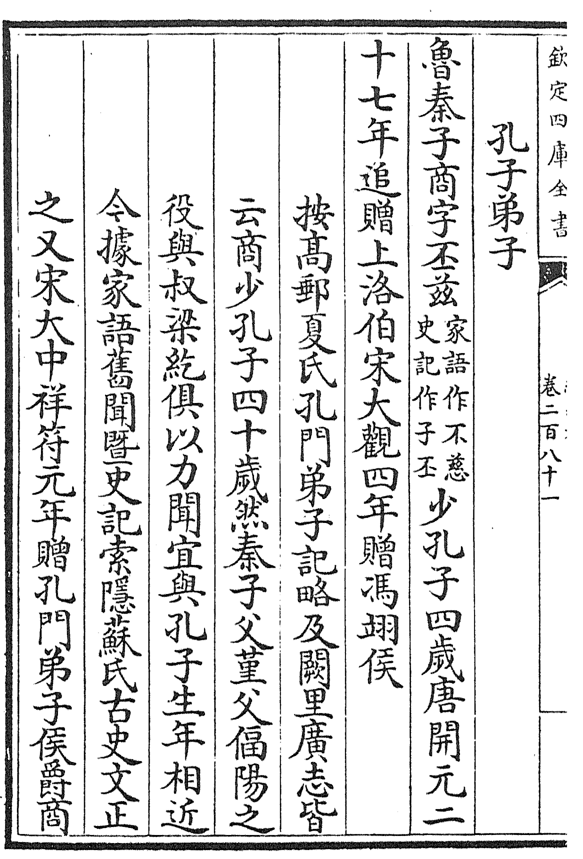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承師一

先民有言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傳經之選矣故曰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後之譜九經師授者率始於漢挹其流而未探夫源者也茲述承師自仲尼之徒始



孔子弟子

魯秦子商字丕茲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

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内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

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三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慈湖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為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
邪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
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

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

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梁伯宋贈千乘侯

魯顔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兖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衞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臯）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衞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為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㫃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樊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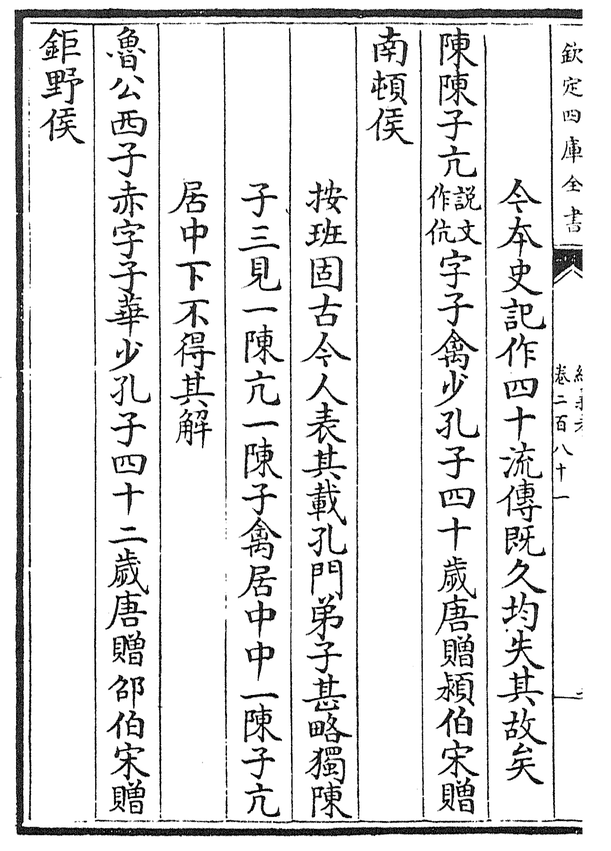
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



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頴伯宋贈

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

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

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邵伯宋贈

鉅野侯

莒父宰衞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為衞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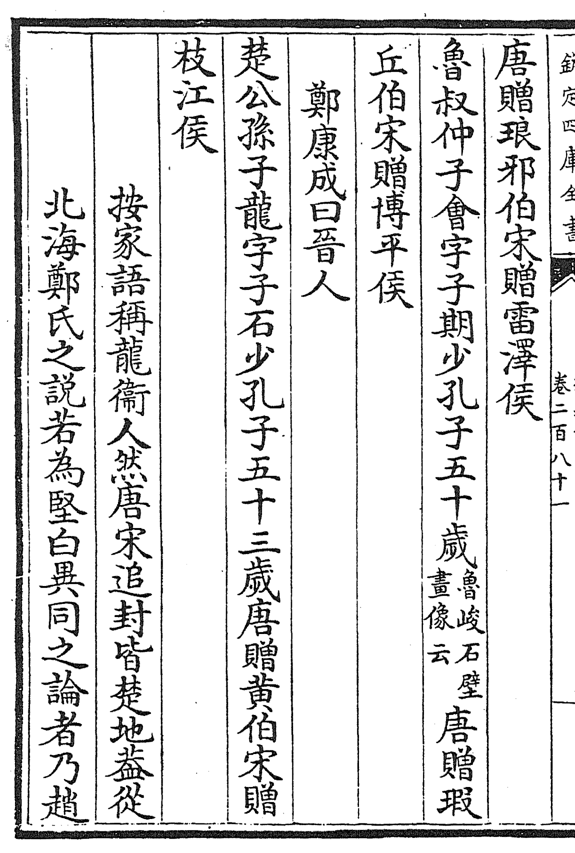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郜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豐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晳）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鄒伯宋贈沭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鄒伯志作騈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



唐贈琅邪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

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黄伯宋贈

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衞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葢從

北海鄭氏之說若為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

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蒧共三十二人内顔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按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兹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

可以郕公先之也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公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宫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龔丘侯改汶陽侯

夏洪基曰南宫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宫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説

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

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
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
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
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
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
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
也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
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

閲謚敬叔者為一人至于説苑所載南宫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宫敬叔又有南宫邊子顔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宫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宫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為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沈唐贈郕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顔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顔原為顔淵原憲而都穆以

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為家臣太史公與原憲竝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衞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與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索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葴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徵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産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

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葴亦有

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黒亦有宰父黒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顔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顔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

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
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
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晳伯虔狄黒奚容蒧
亦字子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
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績字子周公伯
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顔
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歛邽
巽亦字子歛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

子徒子從安得以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耶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為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黒字子晳（家語作晳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婁伯宋贈猒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忼或作桃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有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衞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

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郈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

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葢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

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名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顔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原氏居其

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竝列開元祥符亦竝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為一人則以續黨竝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棖為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葴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竝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為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為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為弟子未可知也

魯顔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宛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横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顔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沂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

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

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

以史記為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郥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為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謝不殊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

為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愨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

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墻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

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家語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為孔子弟子無

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名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能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
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
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
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
列云

仲孫子說閱亦作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
宮敬叔

按世本仲孫貜生南宫縚孔安國以南宫适即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宫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宫括家語作南宫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宫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説謚敬叔是一

人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即南宫敬叔
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緇則夏說
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
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
問樂于萇弘觀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
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
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
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祏而無

閲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顔何疑為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説本于程敏政考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顔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

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
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
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
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
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别標璇名今會
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

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

詳其姓名葢居南郭因以為號據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顔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按左氏為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

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襃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

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
應乎毋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為
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
于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
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
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為
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
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

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葢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顔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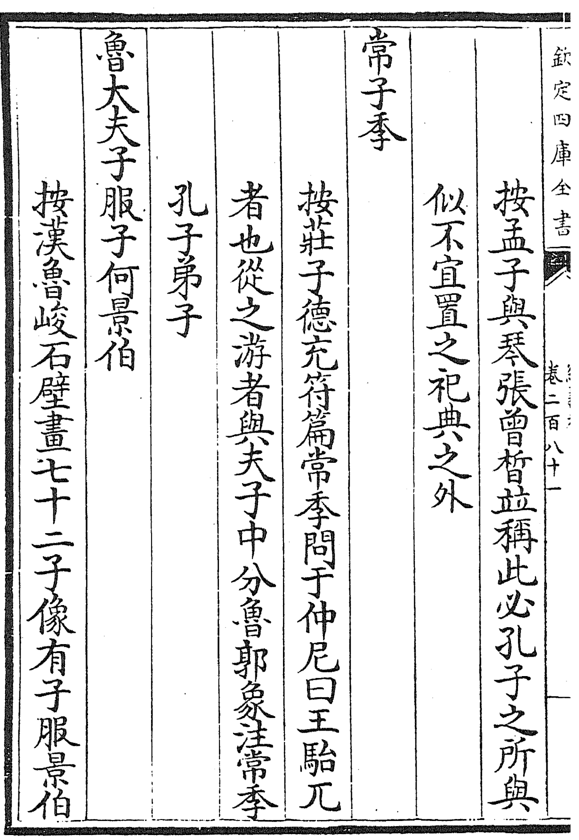
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耶竊以為議禮者之失矣餘見春秋部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

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

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葢曾參閔損
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顔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吕覽云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
為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
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
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
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仲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録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繢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顏何也葢以論語之申棖左丘明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像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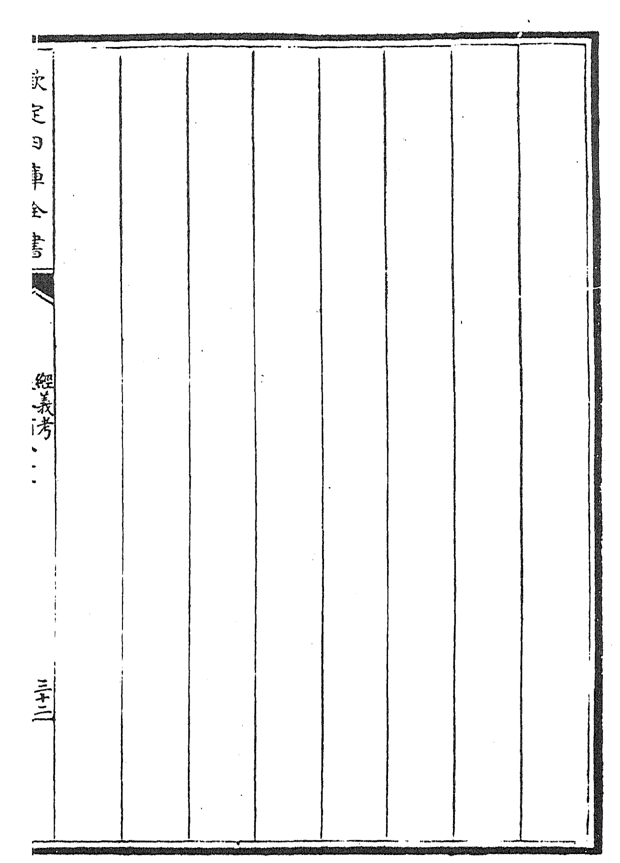
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樂記之賓牟賈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閲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而廣韻注以縣亶為孔子門人非弟子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像之庄子處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庄顏子思夫子高韋續書

品為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遽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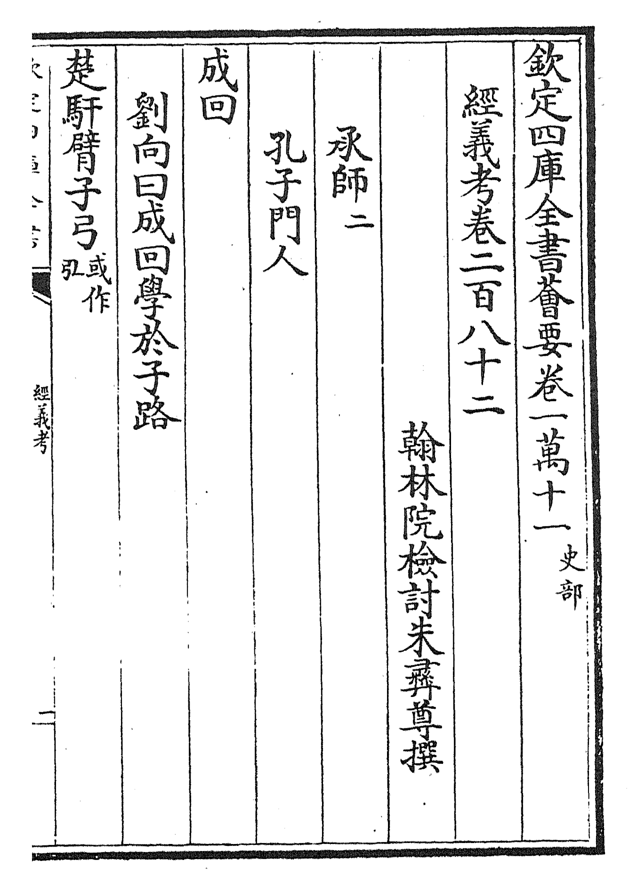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家語為憑至斥史記為傅會若文翁禮

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
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
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
廟暨海内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
姓為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
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恙為更正兾
信古之君子有取焉
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

丘明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
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
晳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啟澹
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顔路
商瞿季次公艮顔刻顔柳居第四等者孟懿
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
賈居第五等者顔濁雛陳亢林放申棖子服
景伯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一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承師二

孔子門人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於子路

楚馯臂子弓 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

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

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

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

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葢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於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

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斯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詳見孝

經部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為干木

大夫踈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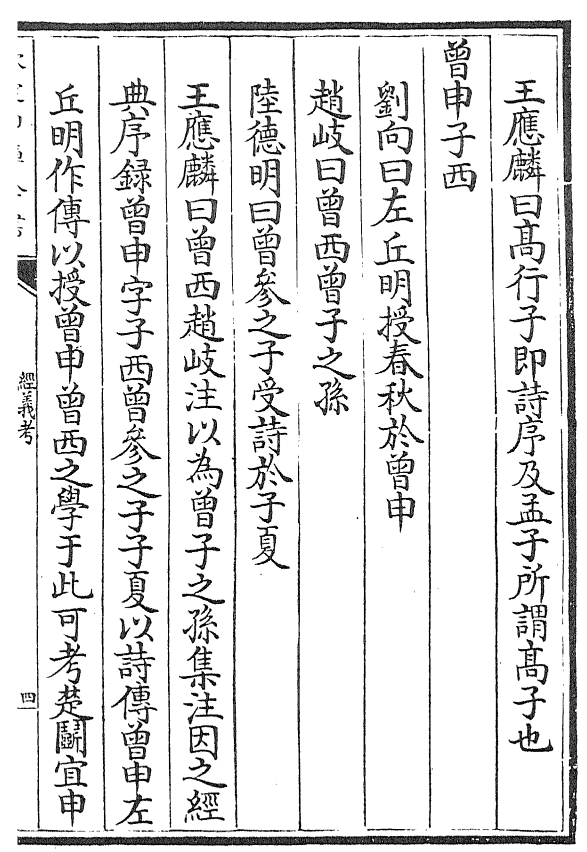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於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於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楚鬬宜申

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

而與起絶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菑伯詳見春秋部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陵伯詳見春秋部

應劭曰子夏弟子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

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托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於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為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

宫子魯子髙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
　巳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子思子伋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元
至順中贈述聖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於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葢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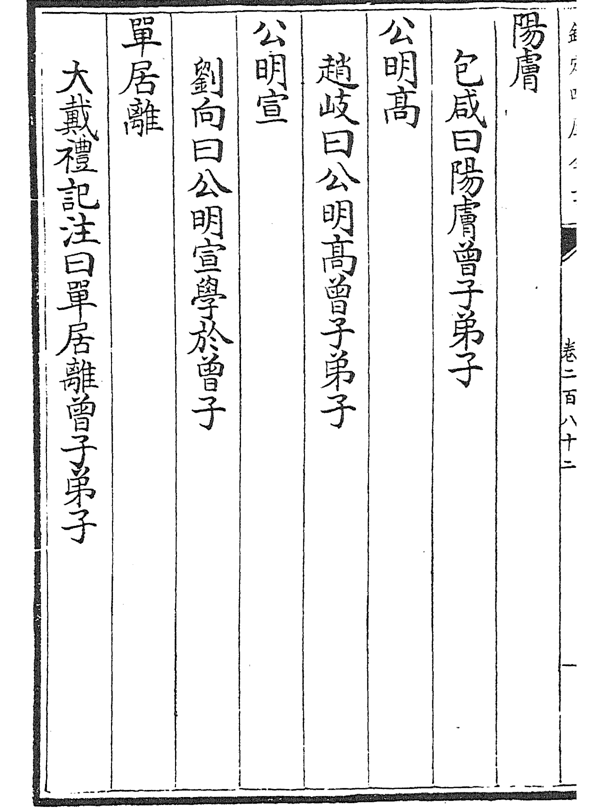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

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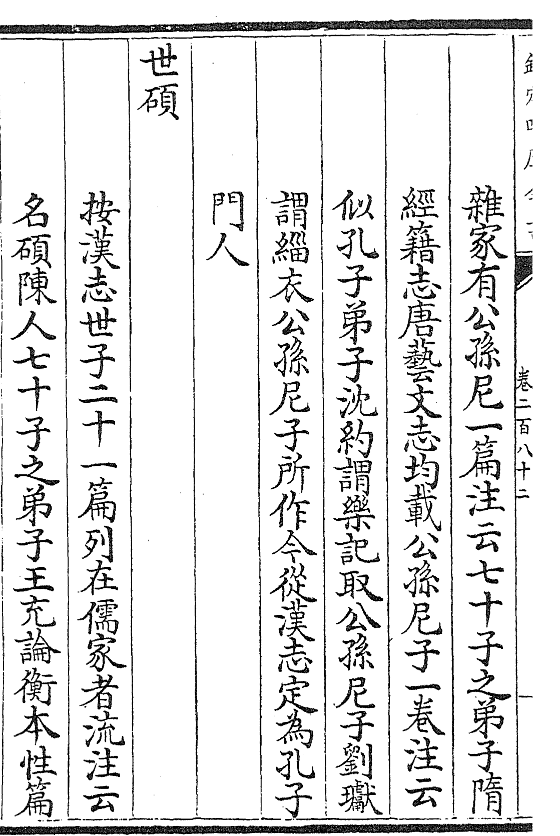
孔頴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雜家有公孫尼一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漢志定為孔子門人

世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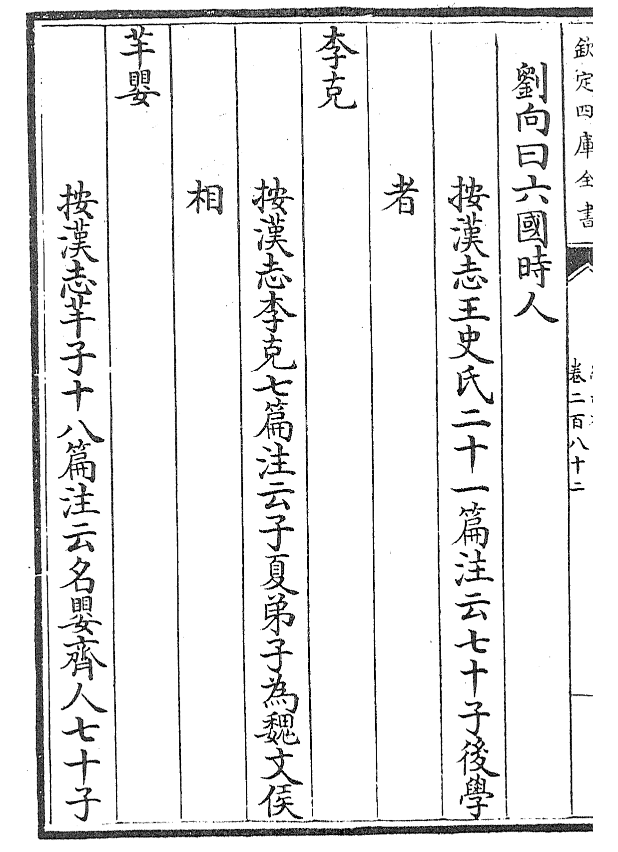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注云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王充論衡本性篇

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

景子

按漢志景子三篇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劉向曰六國時人

按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按漢志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芊嬰

按漢志芊子十八篇注云名嬰齊人七十子

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靜精微之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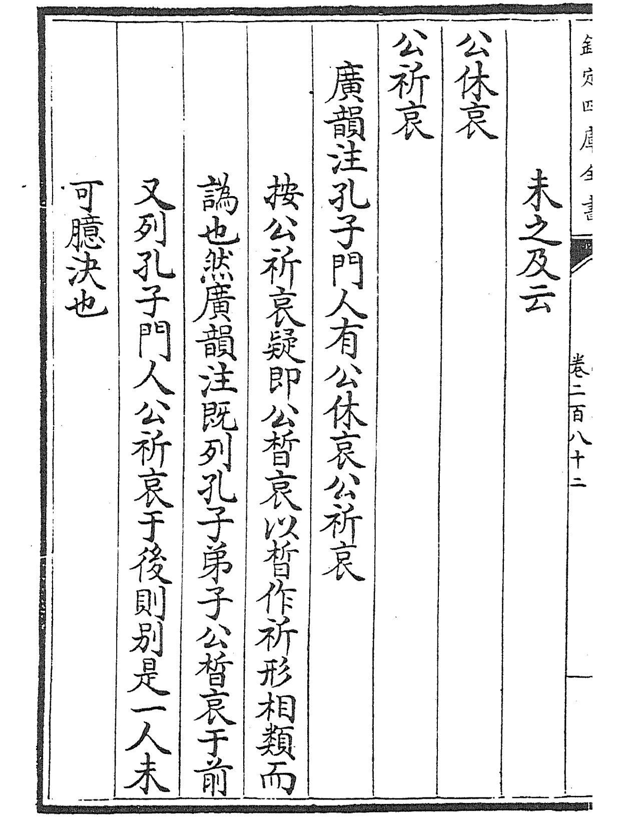
按儒分為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録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為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所云

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為一人令攷定傳易者為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為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



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

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

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

可臆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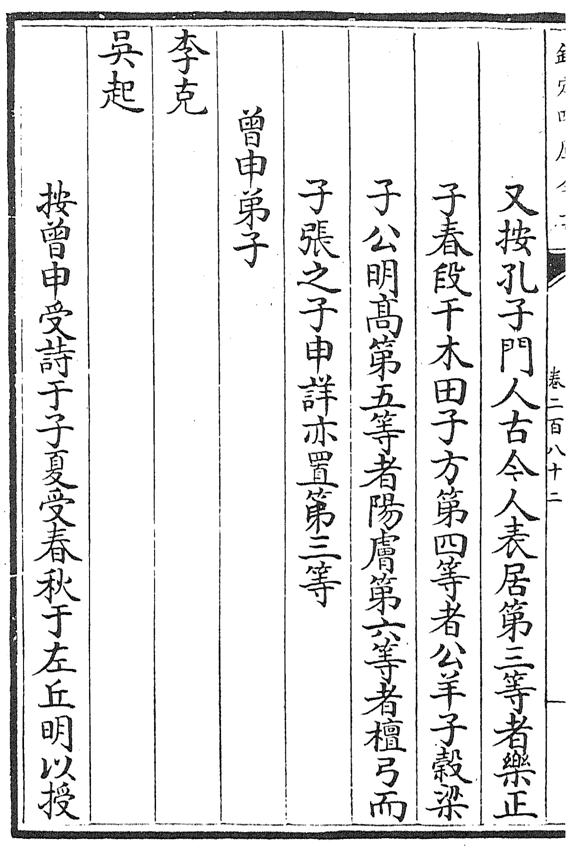
盆成适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宫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

出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趙邠卿言适嘗欲學於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

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隷釋隷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别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於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於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於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曾申弟子

李克

吳起

按曾申受詩于子夏受春秋于左丘明以授

克與起馬是二人者皆子西之弟子矣

公明高弟子

長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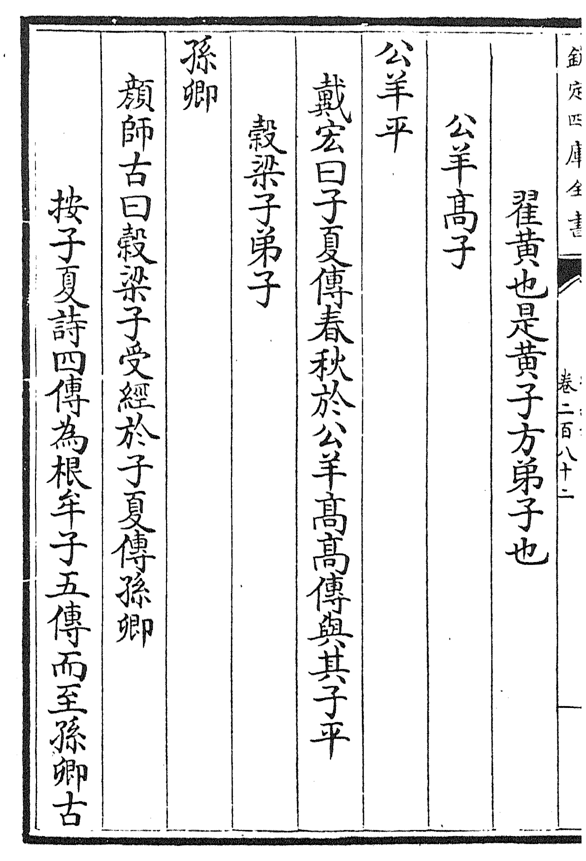
趙岐曰長息公明高弟子

田子方弟子

翟黃

按韓非子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

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



翟黄也是黄子方弟子也

公羊高子

公羊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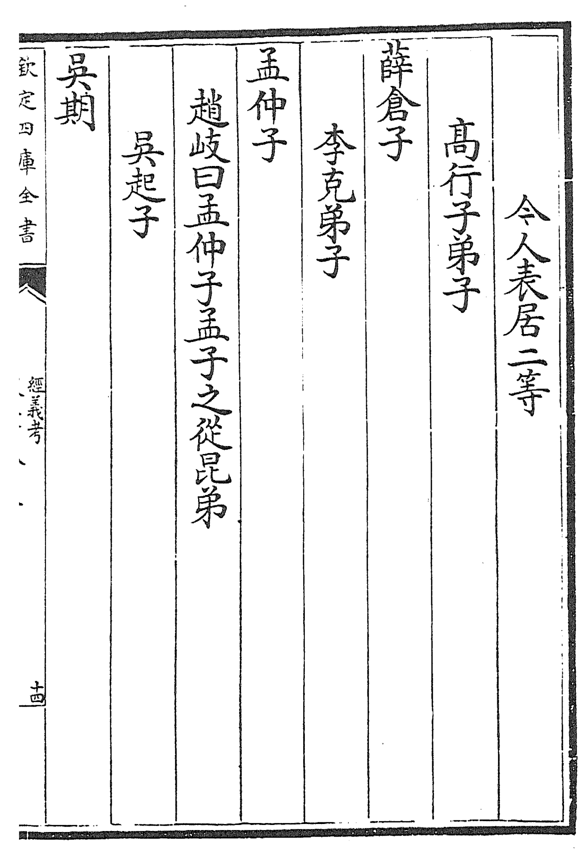
戴宏曰子夏傳春秋於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

穀梁子弟子

孫卿

顔師古曰穀梁子受經於子夏傳孫卿

按子夏詩四傳為根牟子五傳而至孫卿古



令人表居二等

高行子弟子

薛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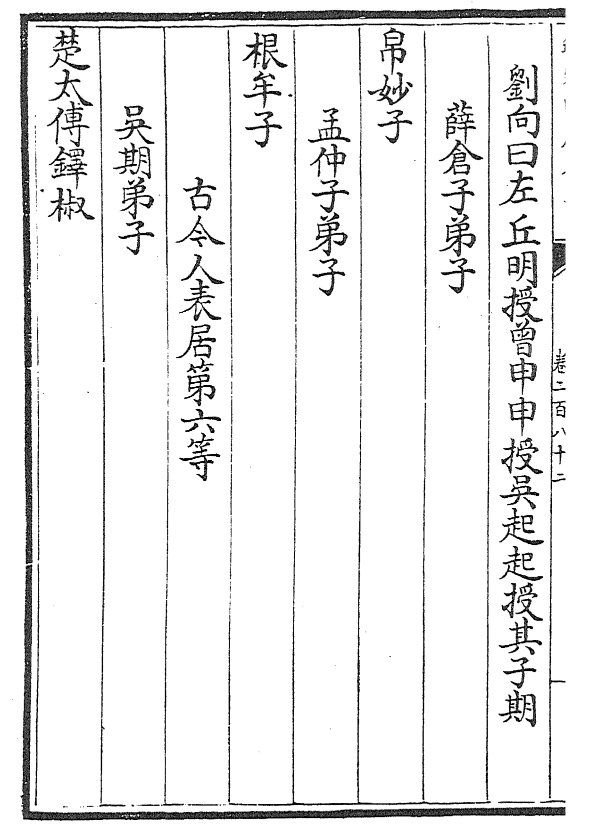
李克弟子

孟仲子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吳起子

吳期



劉向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

薛倉子弟子

帛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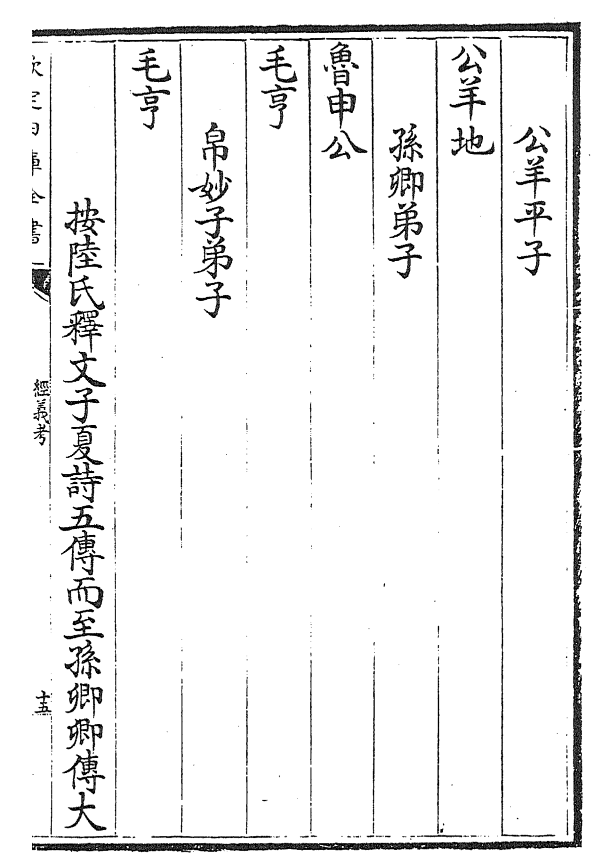
孟仲子弟子

根牟子

古今人表居第六等

吳期弟子

楚太傅鐸椒



公羊平子

公羊地

孫卿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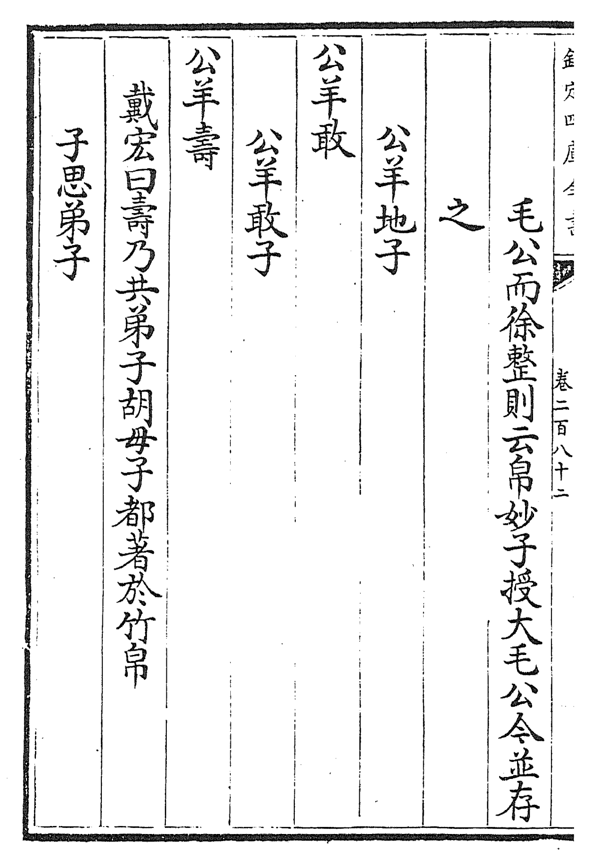
魯申公

毛亨

帛妙子弟子

毛亨

按陸氏釋文子夏詩五傳而至孫卿卿傳大



毛公而徐整則云帛妙子授大毛公令並存
之

公羊地子

公羊敢

公羊敢子

公羊壽

戴宏曰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

子思弟子

費惠公

子思門人

孟子軻字子居一作車宋元豐中贈鄒國公元至順中贈

亞聖公

按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劭

疑人字為衍文韓退之亦云孟子學子思葢

本趙岐孔鮒之說也詳見孟子部

孟子弟子

樂正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為魯臣

萬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泰伯

趙岐曰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代宋贈沂水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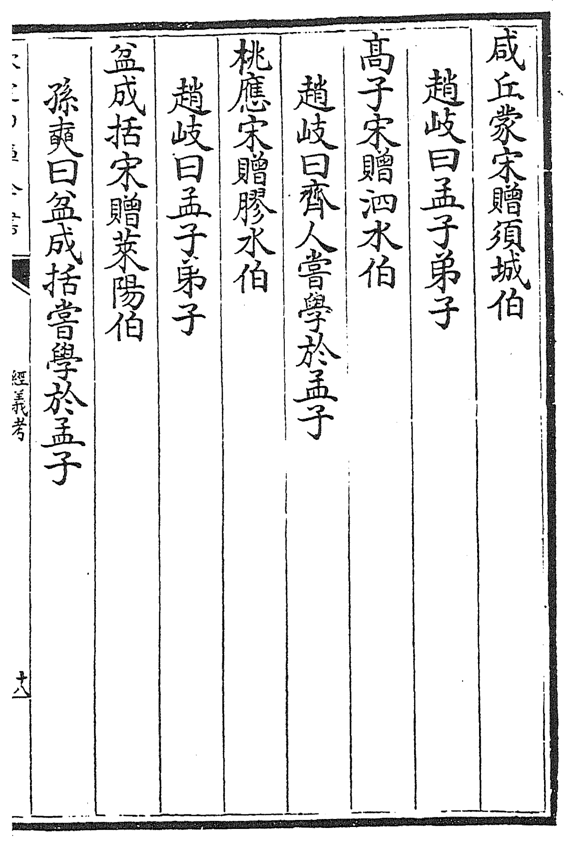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齊人嘗學於孟子

桃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括宋贈萊陽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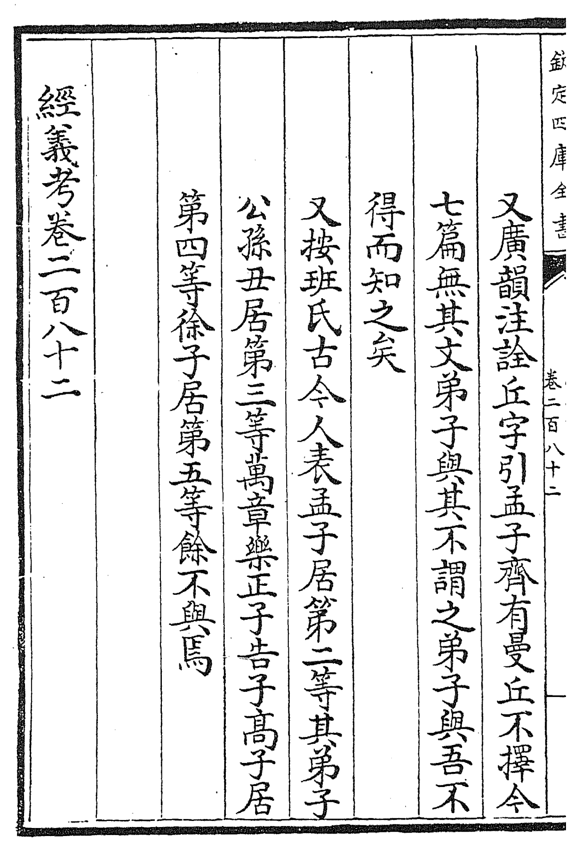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於孟子

滕更

趙岐曰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秉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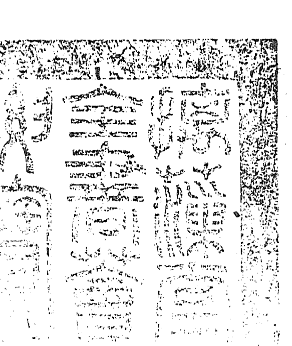
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
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
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攷盡心
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
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其為弟子甚明不知
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
於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而廣韻
注謂離婁為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



又廣韻注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令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康偉